

文化共享耀萧然

编者按:

萧山区“文学照亮生活”作家走基层文学惠民活动开展以来,以文学为纽带,架起作家与基层群众、创作者与时代生活的桥梁。这一系列活动由萧山区委宣传部、萧山区作协联合主办,足迹遍布义桥镇、衙前镇、所前镇、南阳街道等,深入村庄、社区、学校等基层一线,通过讲座、互动、赠书等形式,将文学的温度与力量传递给大众。

本期选登的作品,正是这一活动的缩影,呼应了“文学照亮生活”的初心——让文字成为照亮平凡生活的光。



在农家书屋阅读捐赠书籍

一场梦幻交织的成长恋曲

文茜 编译

昇光的农家书屋

文前瑜

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我的童年,主打一个在外婆家“撒野”。那昇光村,简直就是我的快乐星球,而昇光书屋,就是星球上的“宝藏盲盒机”,每次去都能“抽”出惊喜,让我这颗好奇的小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!

一进昇光村,那清新空气就像开了“强力清洁模式”,“嗖”的一下就把我身上的疲惫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村里的房子错落有致,阳光一照,古朴的气息和智慧感应路灯碰撞出奇妙的火花。我当时就想:“这哪是农村,简直就是现实版的‘世外桃源PLUS’,太哇塞了!”

我是一个初中生,喜欢看书,去外婆家时,最喜欢去村里的农家书屋。书屋装修简约又带点科技感,往那儿一坐,感觉自己像在知识宇宙里开飞船。

书房不大,书却很多,除了大家熟知的经典文学作品外,在书屋的东南角,是萧山作家专柜,一字排列着萧山作家的作品。既有萧山作家集体创作的文集,如《带着故事游萧山》(三卷)、《亚运诗篇》《浦阳江诗集》《乡村美》《七十年七百人》《官河诗篇》等,又有萧山作家个人创作的文集。

翻开《带着故事游萧山》,其中“人物卷”中有昇光村的一个人物,这是黄坚毅写的《贫民英雄沈佩兰》,文章不长,却讲述了沈佩兰波澜壮阔的一生。让我了解了外婆家的历史文化。

在这小书屋里,我结识了一群同样爱看书的“书虫战友”。每次读书分享会,那场面简直像“华山论剑”,大家为了书中人物争得面红耳赤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妙语连珠,书屋就像个欢乐制造机,笑声不断。看着书,一不留神天黑了。村委中央广场音乐一响,大妈们活力满满地跳起广场舞,动作整齐得像复制粘贴,脸上的笑容比太阳还灿烂。

“问渠那得清如许?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在昇光村,文学是我的“时空穿越机”。昇光村和文学就是我的“左右护法”,一个用人间烟火给我“充电”,一个用想象的翅膀带我“飞”。

感谢外婆家的书屋,感谢那些一起看书小伙伴的陪伴,更感谢萧山作家的作品,有时,你们不经意的一笔,也许,会留下一抹璀璨的烟火,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。

在昇光村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,有一个小小的农家书屋。作为一名刚毕业的选调生,初到昇光时,我的脑海中并无一幅完整的图景,这个小小的农家书屋如同一盏灯,点亮了我了解昇光的旅程。

农家书屋虽小,但藏书丰富,其中关于昇光红色历史的书籍尤为引人注目。翻开这些书籍,我仿佛被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。巾帼英雄沈佩兰为了毙敌毁家纾难,一生都未停下抗日救亡的脚步;在塘坞之战中,昇光的前辈们为了保卫家园与侵略者浴血奋战;早期萧山的共青团代表会议在昇光村召开,这里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……书中记载的这些红色历史,是先辈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,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昇光人奋勇向前的精神动力。

在书屋中我见证到昇光的蝶变。近20年来,昇光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从曾经的“贫困村”蝶变为如今的“浙江省乡村振兴示范村”,农家书屋记录了这一发展过程。昇光人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,一方面引入镇骨干工业企业扎根昇光,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;另一方面结合自然优势,大力发展特色农业,经济林的种植、杭州庞大农业义桥羊业基地的建设,以及草莓园和蓝莓园的兴起,让特色农业产业成为昇光村发展的又一引擎。村里打造了“红色研学路线”和“绿色郊野路线”,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。书屋中的文字让我见证了这种从困境中崛起、在发展中腾飞的力量,见证了昇光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奇迹。从书中,我探寻到了村庄治理的先进经验。

农家书屋就像一个小窗口,这些书籍的光芒汇聚在一起,点亮了昇光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而我,也将以这些光芒为指引,在这片土地上努力奋斗,与昇光的村民们一起,向阳而昇,合光同行,让昇光的光芒更加耀眼夺目。



文学如灯,点亮我的生活

文/黄建明

九岁那年暑假,那天天很暗,风很大,路上的行人很少。我忽然记起刚上小学时做的一只凤凰模样的风筝,心想何不趁现在风大好放一回呢。

风吹得很紧。人好像要被拉离地面,眼睛无法张开,衣服鼓了起来,随风张扬。我可怜的风筝忽上忽下,总也飞不高。突然,一不小心,我跌了一跤,手下意识一松,把风筝放走了。我马上追上去,可是,哪知道那些风老和我作对,吹得我无法移步。我感到风越来越大,路旁的树木都好像在嘲笑我跑得慢。我被激怒了,用更大的力气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。最后我追上了风筝线。但是,我觉得很轻。我把风筝线用力拉了几下,一看,原来是风筝早已脱线。

事情过去多年,每当我走在村子的小道,那些婶婶、婆婆,总在背后指着我说:“你们看,那不就是在大风天放风筝的小子吗?”“哦,是他,的确是他。”“真傻,台风来时能把风筝放高吗?”我越听越不是滋味,感到自己好像成了这个山村的时间表。每当人们看见我,就会想起那场著名的台风。我的后背开始发烫,没想到我变成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,而且是长久地刻在他们心里。原来一件小事竟能引出一个

长久的话题。为此,我拼命地学习、看书。逃离尴尬,成了我心中的理想。

最终是文学,让我走出了童年的阴影。我时常从6元的菜钱中省下1元,去戴村老街上唯一的书店买书。高中毕业,整理行李回家,其他东西都不要了,我只把三年来积攒的书本用一根青木棍当作扁担挑回了家。

在村办小学代课时,第一个月工资51元,我有点激动,又可以买书了。于是星期天去义桥轮船码头,用5角钱买了一张去杭州的船票。从“浙江第一码头”的南星桥到中河路的官巷口,用1毛钱坐3路电车,一路摇晃,摇走我愚钝的思维。从官巷口到新华书店的这段路,我舍不得坐车,一路走着,一路向往着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书店,从此我成了义桥至杭州轮船上的常客。代课10年后,我去县城读书了。学校离新华书店很近,走路只要10来分钟。星期天不回家时,我会在市心桥旁的书店坐一整天。当我在台灯下静静地看自己喜爱的书时,便感觉到无比的幸福。

文学如灯,点亮了我的生活。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对读书有一个比喻,他把经史子集、诗词歌赋等比作中国古典建筑。这一比喻,实际上是跳出了阅读本身,把阅读的意义等同于

何家桥的马灯

文/黄坚毅

样的毛竹能够有效地裁成竹片、劈成篾丝。劈篾丝的难度是最大的,要掌握好长度、厚度,要劈得匀称……李勤昌笑着说,手里的活不曾停下。他坐在一张四方桌前,认真扎着马笼。

那时,我在昇光村编撰村志,经常要与村民打交道。其间,让我知道了有关何家桥马灯的故事。我翻阅《何家桥李氏宗谱》《许贤乡志》等志书,收集了有关何家桥马灯的传说,并整理成文字档案。据说何家桥马灯胜会和李世民的临光宴有关,唐太宗李世民《咏烛诗》中称:“九龙翻焰转,四照迎花生。”皇宫里的影像不再用马图案,而是流行用龙作装饰,技术含量很高,可以让九龙翻转。唐朝皇家举行大型宴会时,各种造型的走马灯光彩夺目,故称“临光宴”。何家桥马灯胜会起源于宋元时期。走马灯古称螭蟠灯,是传统节日玩具之一,属于灯笼的一种。常见于春节、元宵、中秋等节日。灯内点上蜡烛,烛产生的热力造成气流,令轮轴转动。轮轴上有剪纸,烛光将剪纸的影投射在屏上,图像便不断走动。因多在灯各个面上绘制古代武将骑马的图画,使灯转动时看起来像几个人你追我赶一样,故名走马灯,也用来比喻来往穿梭不停的事物。

何家桥马灯这项非遗项目获得恢复后,马灯队伍也迅速组建。村文化员缪岐一家十分热心地参与,他14岁的女儿缪轲玲已有两年的马灯表演经验了。今年,10岁的儿子缪熠

生活,把阅读的价值等同于生命。与人交,与心碰,“久而敬之”,阅读才有无限可能。我不敢想象,如果没有文学作品,那我可能还沉浸在孤独和争议中。

文学如药,治愈了我不堪的童年。文学是神奇的,生活很难,犹如风琴,而文学是解药,缓解了生活的创伤。徜徉在文学的海洋,心境顿觉开阔,心情突然舒畅,文学值得我去一生仰望。

文学如镜,时时提醒我应该奋力向上。文学既是参照,又是教科书,做一个励志之人,不要被生活打倒。这个时代,奋力向上是一种稀缺;这个时代,唯有奋斗才能收获梦想与未来,成就与众不同的精彩。

文学如泉,洗涮了曾经颓废的生活。家乡的山山水水,一草一木,都为我留下不尽的文学素材。家乡的每个村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,山后村的孔氏、民丰村的渔浦、湘南村的韩氏、联三村的赵氏、新坝村的牌坊、义桥村的古风仪桥、罗幕村的罗隐墓、河西村的江司文化、昇光村的红色文化等等,家乡的每一寸土地,都化成了文字,让我感受到文学的无穷魅力,也让我更热爱家乡的土壤。

丞也成了马灯队伍的一员。真是全家齐上阵。而作为组织者的李春杰,经过两年摸索,也逐渐掌握了何家桥马灯活动的基本规律。

虽然何家桥的马灯在历史上相当有名气,但现在恢复也只有一年时间,何家桥马灯迎元宵活动自然不能大意。村里制定了详细的迎元宵方案,何家桥马灯胜会的仪式程序主要分为开光大典、出灯、闹元宵、化灯四个过程。迎灯盛会后,马灯队在各自自然村巡演,还到镇上表演,为的是保佑何家桥全村村民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马灯团队的互助意识和整体协作精神,也演化为昇光村新一代村民的团结拼搏、开拓奋进的时代精神,融进他们潜意识的思想观念里,践行在每个人的日常工作中,这或许就是何家桥马灯的人文力量吧。

看着马灯表演的孩子们用轻盈而欢快的步伐,走着像模像样的马灯阵法,把何家桥马灯文化展示得淋漓尽致。我不禁感慨万分。虽然我已退休,但能全程参与何家桥马灯的挖掘和整理,把心中对非遗传统文化的梦想,促成了一个村庄的集体记忆,并复活在昇光这片土地上。这不正是对文化工作所作的深刻而生动的注解吗?这也许就是一个老文化人内心深处那一份自觉的精神追求,始终以文化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和心灵寄托,是一份不会轻易抹去的人生记忆。

在衙前老街行走

文/ 郑刚

急地从身后开过来,擦身而过,车轮与石板地面摩擦产生的声音不是很大,倒也没有破坏这份安静。我慢慢悠悠地走着,沉浸在自己的臆想中,我朦胧的眼中出现了一位古装女子,看不清她的脸,只能看到她手提一只小竹篮,迈着小碎步,看到她停在一家店铺前,向里张望。一阵高跟鞋敲击石板的声音突然响起,打破了我越走越远收不住缰绳的思绪,这个声音节奏显得非常生硬,由远而近,在老街两旁的墙壁上来回冲撞,在宁静的街巷显得十分刺耳。随着声音越来越响,一个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女子在前方的拐弯处出现了,现代女子的出现让我清醒地回到现实。

如果老街中不再出现一位行人了,那么这条街是否还能留到今天,我还能否亲眼看到它遗留下来的一切,这个很难说。古老与现实的融汇,这是老街存活于今天的唯一方式。

老街两边老房子的屋檐被一根根结实的圆木支撑着,长长地向外伸展,一看就非常牢固。放眼向天,街南和街北两排伸长的屋檐有越靠越拢的趋势,将老街上空的一片天遮盖得更加狭窄。官河上空吹动着一股冷风,这股风找到两排屋檐之间的空隙,直接吹下来,吹进

老街,吹遍老街的每一个角落。就这样,年复一年,四季的风轮回,吹老了街上的石板路,吹老了一间又一间房子,也终于吹远了官河上的船来船往,吹远了街上茶馆里升腾的热气和闹猛的人气。

那一条贯穿老屋的走廊很是吸引人的眼球,它与周围的任何一条小弄和走廊不同,显得很有个性。这条走廊的上方是一根根粗大的圆木撑起的木楼板,看上去十分结实,两边是高高的石灰白墙,下方是一块块石板拼成的走道,从老街的一侧看过去,走廊的出口呈现一个弧形的顶,这个顶加上窄窄的身,使走廊形成一个昏暗而深长的通道,像极了时间的隧道。这条走廊一头连着老街的古老石板路,另一头通向老街旁的现代水泥路。

在老街中行走时,如果突然好奇,从老屋的夹缝中拐进这条走廊,穿过去,出了弧形的顶,眼前就是一片现代的天空。如果再从那条水泥路返回走廊,回到石板路和老房子的老街,就感觉又从现代回到了古代,这条时间的隧道很轻易地让时间倒退,甚至可以倒退几百年上千年。